

最美山水二郎庙

严海琴

金丝峡镇有个最美的小村庄，她的名字叫二郎庙村，是我的家乡。

这里有连绵起伏而陡峭的青山。相传造物主在混沌的天地间劈了一斧头，收起斧头时，一条河从两山之间奔涌而出，这就是武关河。人们沿河而居，依山建房，古老的家园就镶嵌在这美丽的山水之间。

武关河与丹江在华家湾交汇，从华家湾沿武关河逆流而上，一条公路在山间蜿蜒。每走几里路，稍稍宽阔处，就有一个小村庄，都是清一色的白墙青瓦房子，还有很多二层小楼在竹树环合处半遮半掩。门前的菜园里，露珠在嫩生生的菜叶上滚动，红艳艳的月季花挺立在绿色海洋中，宛若水中仙子。架上的葡萄刚刚长出翠绿色的叶子，那些叶子随着藤蔓努力地向上攀爬，葡萄架下躺着一只大黄猫，懒洋洋地眯着眼睛。樱桃树上颗颗红色的玛瑙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很是诱人。这山水之间，每一处都有迷人的景致，都让人留恋。

拐过几道弯，翻过几道山梁，大概走七八里路，视线中又出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

——几十户人家散落在田地和密林之间，一道道梯田向河湾延伸，沙滩也宽敞了许多，村口那棵高大的皂角树地标式地将枝丫伸向屋顶，伸向天空——你会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就是二郎庙村了。这里三面环水，一面连山，我家所在的严家组，就在伸向河湾的山背上。

我是在这个村子长大的。那时，我和小伙伴们常常以打猪草和砍柴为名，在山上一玩就是大半天。男孩们在树上掏鸟窝、摘野果，女孩子们则在树下捉“花大姐”，摘野花编花环。清脆的笑声把树上的鸟雀惊得满天飞，吓得松鼠在树枝上上蹿下跳，东躲西藏。调皮鬼们把小兔子追得慌不择路，差点撞到树桩上。伙伴们藏在草丛里捉野鸡，用弹弓打，捡野鸡羽毛做毽子。我们在树林里疯跑打闹，笑得满地打滚，疯累了，笑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等到太阳快落山了，赶紧打点猪草或者弄一小捆柴，吆喝着下山回家。

大人们很少有笑脸，穷是压在他们心里的石头。交通不便，吃住条件都很差。

就说这武关河，平时温顺，一到汛期发大水，就像一条发飙的巨龙，奔腾咆哮，甚是吓人，让一河两岸的人家吃尽了苦头。每一次发大水都会有房子被冲毁，有人望着恶浪伤心流泪……

家乡这几年的变化真是太快了，几乎一年一个样。打响脱贫攻坚战以后，架起了一座桥，把严家组、汪家组和大富沟三个村子连成一个整体。站在大桥上，仰头可见移民小区那一排排白色的楼房，掩映在蓝天白云之间。平视可见如同大伞的古老皂荚树，俯首就是清凌凌的武关河水，远处青山连绵，感觉如在梦中一样。

如今的二郎庙村，就是秦岭山中的“聚宝盆”。两岸的山上，有四季常青的松柏，还有满山遍野的桐子树，到了暮春就开满了花，夏天结出绿色的桐籽，桐籽成熟后果实就变成了黑色，随着秋风落下，冬天的火炉旁，人们用铁勺状的工具把桐籽一个个剥出来，然后晒干拿去卖钱。近些年桐籽不值钱了，人们又引进茶叶，新发展了几百亩茶园，茶树成了“摇钱树”。

这里的水清澈见底，撩起一捧洗把脸，

一阵清凉沁人心脾，嘴角也会留下丝丝甜味。如果是夏天，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到河里去捉小鱼，成群的小鱼围着你的腿脚来回游动。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找块地儿仰躺在岸边，把脚伸在水里，让鱼儿们尽情地咬你的脚趾，免费享受一次天然的鱼疗，这也许比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还要惬意吧！

行走在村子里，每一户人家都会热情地请你进屋喝茶，不带半点虚假，好像他们是他们的亲人一般。如果是樱桃成熟的时节，你只要在树下发出一声赞赏，主人听见了，马上就会跑出来请你品尝。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摘，要付钱时，他们就会连连摆手说：“这还要啥钱，都是自家树上长的，就是让人吃的，你们尽管吃。”说着就把小木梯搬出来了，让你上树吃个够……

如果说金丝峡是一位大家闺秀，二郎庙村就是一位小家碧玉。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华，这里，民风淳朴静谧安逸。当你走进这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吹着微醺的清风，徜徉山水间，早已是超然物外，飘飘若仙了……

麦子

官华

麦子幸福倒下时
土地升向远方
那一个个饱满的穗啊
长出思想

眼泪悬浮，麦芒之上
日益丰盈的日子
蛰伏在农人粗糙的掌心
时光纠结着
我的亲人，是谁解读着
金色的念想

托起沉甸甸的头颅，麦子
拥着一片阳光
甩在身后的日子
照亮谁的笑靥

割麦记

郭涛

胳膊上的痒痒
夹带着一丝丝麦芒划拉的红伤
被汗水焐得生疼
龙口夺食不是一句口号
是我少年青年在夏天的功课

喉咙里冒烟
唾沫里棉絮一样夹带的尘土
肺部需要过滤机能最大化
支撑着我三台山上的太阳
从早晨背到正午

一个人割完二分多地的麦
一步一挪
浑身无力
镰刀重似千斤
那次割麦的经历
竟然需要此后
十几年反复擦拭

说到麦子熟了
我一个劲想起
晚上的睡眠多么深沉
而今天想割麦
却无麦可割
没有割麦经历的人
请绕道而行
不要嫌弃我的矫情

五月的麦子

黑色曼陀罗

年轻的五月风，跟我一样
在失去，也在寻找

摇晃中始终能保持一种
与生俱来的平衡，我要模仿麦子
新鲜的芒刺，刺向白云的留白处

拔草人弯下腰，重新捡起草帽
稻草人恍然回首
我们还穿梭在甜蜜的麦田中

阳光在天空锻造镰刀
随时随地收割变旧的时光

满怀忧伤和喜悦
念及每一片麦叶，药单般
每一粒麦，药丸般

医治半生，我秕谷一样的空

商洛山

(总第2329期)

刊头摄影 赵有良

题图摄影 殷小会



忆华山探险

李中合

滑，只记得左右是山，阳光很刺眼，我两手分别抓住左右铁索，一松一紧仰着往下溜，沙粒滑溜溜的，那一刻，整个身子绷得紧紧的，手心冒汗，脚背也冒汗。到“鹞子翻身”处，左手紧握，右手一丢，使劲一翻，翻过去了，右手又赶紧抓住右侧铁索，静静神，才用脚尖摸下脚窝。不停地摸，不停地摸，三五米以后，脚挨住地面。回身看，去棋亭的衔接处，也窄得让人吃惊，我们轻轻掠过。

棋亭就一个小小平台，长约数米，宽不盈丈，周边用比拇指粗的钢筋竖起，再围成圈作为栏杆，用手摇，晃动得厉害。对面是齐平的山峰，灰灰的。左右环空，是望不到底的深壑。我们趴在地上把头探出围栏，迷迷茫茫，隐隐约约，仍旧看不清，只觉得头晕目眩，只好把头再缩回来，仰面静静躺着。心在想，这样的危峰绝壁，只是在画中见过，唯有神仙才会云里雾里飘忽隐现。那么陈抟老祖与赵皇帝为何要在此豪赌？细想，倒也有一番天地仙人高士之趣。如我等凡夫俗子，竟然也能到此一游，岂不三生有幸！想到此，恐惧和胆怯烟消云散，一下子坦然了许多。

回到南峰下，赶紧去仅有的小旅馆登记住宿。走进旅馆，地方狭小，柜台人说早住满了，让我们去西峰。任凭好说歹说，就不答应。我想，登山人多，即使到了西峰，也未必能住上，况且有一段路要走，饥肠辘辘，人

困马乏，哪里走得动啊！忽然间，我心生一计，装作一瘸一拐很痛苦的样子，又推了社民一把，他会心一笑，赶忙搀扶着我，向登记的人说我不小心把脚踩成了，实在寸步难行。我说，给一张芦席，就脚下地方将就一夜也行，几乎是在恳求。登记的人又再三看了看我，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我们又交了钱，办完手续，才出门找饭馆吃头一顿饭。

吃饭，回到旅馆。电灯泡昏黄，床铺上二十多人一个挨一个早就躺下，我俩像萝卜一样插进去，仅占两拳头地方。我身下偏有蒸馍大一个石包顶在腰眼上，弄得很不舒服，但顾不了许多，倒头便睡。

凌晨五点，我推社民起床，抹一把脸，赶紧往东峰看日出。巨松老树覆盖头顶，几十人坐在朝阳台、面对着东边鱼肚白地方，期盼着太阳露脸时那美妙的一刻。一会儿，晨曦初露，东方泛红。再一会，太阳冒出，刹那间，红彤彤地抛向空中，万丈光芒照耀着五湖四海，也映红了身边所有人的脸庞。华山日出，一点也不扭捏、不羞涩，和后来在泰山看到的很不相同。

看完日出，返身至南峰北边，准备过长空栈道。突然看到前一晚住的旅馆，就腾空在南峰悬崖边上，因在侧面，看得真切，想想我们昨晚竟住在这样的“危楼”里，倘若雷公打个喷嚏，或一声咳嗽，说不定会随着声音一起散落在山中。栈道贴着崖壁，在空中向西延伸，光溜溜

的崖面上，每隔一丈许横出一个铁桩，上边铺两块一尺来宽木板，肩高处，一条铁索每隔一段便从崖面穿过。南边凌空兀立，底下万丈深渊，让人心惊肉跳，不敢面对。有心打退堂鼓，岂不辜负了探险初衷，将会留下永久的遗憾！再想想，棋亭都过了，栈道也不能落下，得拿出一点气概。不是说无限风光在险峰么，为看险峰，于是把心一横，过！

我们战战兢兢向前挨，刚踏上栈道那一刻，总担心脚下的木板经过风雨剥蚀而变得腐朽，经不起我们踩踏。开头的十多米，只觉得身似鸡毛，魂飞天外，大气不敢出，心脏像在拍簸箕一样，手心脚背又一次冒汗。我努力镇定下来，把眼睛交给脚步，把体重交给锁链，尽量不往下瞅，连余光也不敢，屏住气，全神贯注向前挪动，前脚走稳了，才敢换后一脚，前一把抓牢了，才敢换后一把，移步换手，缓缓向前。偶然间看到穿铁索的石皮，薄得要命，生怕使劲一拽便会破碎！一步一步，走了大概三十米，总算到了前边一个长着蓬蓬勃勃的野草的小平台上，踏上平台，早已是浑身湿透。平台以西，没有了栈道，算是走到栈道末端。人说游到天边便回头，我们到天边了，这才心归原处，一下子平静松弛下来。看看身后又是一个小道观，可里边除了几堆风干了的粪便，别的什么也没有，有点小煞风景，说明前往长空栈道的人的确寥寥无几。我俩抽了支烟，喝了口水，小心翼翼返回南峰。

立在南峰的峰顶上，太阳当头，微风掠过，吹得人格外舒心，我们相互拥抱，庆祝两处景点玩得既开心又刺激，疯狂地吼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激情宣泄过后，吃了顿快餐，转向西峰。

在西峰草草地走马观花，便打道回府。整个华山的旅游，就在这样的紧张匆忙中画上了句号。